

青龙白虎刀

(上)

上官云飞





青龙白虎刀

(上)

飞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青龙白虎刀(上)

上官云飞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3.375 印张 500 千字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360 定价:12.00 元

ISBN7-80505-685-4/I·624

(全三册)

内容提要

青龙白虎刀，武林至宝，曾历经几百年人世沧桑，阅尽万千悲欢离合，如今乍现武林，引出一场腥风血雨。

英雄何悲？悲不逢时；侠女何幸？幸遇奇人。武林中风浪奇，江湖中波诡谲，乱世方显英雄色。

少女为报杀父之仇，下洞庭，探南疆，闯京师，进迷宫，历尽坎坷；杀赃官，除败类，主正义，惩淫贼，惊心动魄。青龙白虎，双刀合璧；侠女奇士，几多柔情。

本书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曲折，引人入胜，堪称言情武侠小说中又一佳作。

目 录

第 一 章	仗义行侠	青龙乍显世	(1)
第 二 章	阍官为虐	宝刀经风雨	(19)
第 三 章	衙内荒淫	英雄遭暗算	38)
第 四 章	群龙无首	恶贼劫少女	(59)
第 五 章	又入魔掌	真人救孤女	(76)
第 六 章	诈税诬人	双雄投太平	(93)
第 七 章	逢凶化吉	剑兰遇红娘	(106)
第 八 章	恩恩怨怨	干戈化玉帛	(120)
第 九 章	飞来横祸	红娘痛失身	(135)
第 十 章	情仇交织	姊妹突反目	(148)
第 十 一 章	雪夜下山	林中斩猛虎	(161)
第 十 二 章	遇难呈祥	仙指会神掌	(172)
第 十 三 章	道长解围	再战赛红娘	(184)
第 十 四 章	月夜传艺	剑兰学绝技	(195)

第十五章	母女相认	悠悠慈母情	(205)
第十六章	刀砍淫贼	哭祭亡父灵	(214)
第十七章	侠侣初会	巧救落难人	(232)
第十八章	大闹魔窟	石屋囚烈女	(247)
第十九章	夜警昏官	痴人说情语	(257)
第二十章	刀劈恶虎	恩怨实难辨	(272)
第二十一章	血染酒楼	女尼救红娘	(288)
第二十二章	初蒙教诲	避恶弃钗裙	(307)
第二十三章	巧杀昏官	侠女闯津门	(331)
第二十四章	惊破贼胆	叔侄会粮府	(351)
第二十五章	人散家亡	救子施毒计	(367)
第二十六章	水牢逃生	偶遇娇娇女	(386)
第二十七章	群雄打擂	名城汇英杰	(403)
第二十八章	毒针夺命	踏险迷雾谷	(421)
第二十九章	灵芝奇缘	一剑解冤仇	(441)
第三十章	循声觅影	碧湖起腥风	(461)
第三十一章	尼庵探秘	魔女倒采花	(479)
第三十二章	横生枝节	绝境拜奇师	(499)
第三十三章	冤家路窄	孤女入虎口	(517)
第三十四章	峰回路转	魔女断尘缘	(530)
第三十五章	仙果恶鹰	双埋钟乳洞	(545)
第三十六章	再遇奇缘	沉迷昭天下	(559)
第三十七章	拜寿生变	秘籍惹风波	(578)
第三十八章	夜黑风惨	双侠戏群魔	(598)
第三十九章	剑剖淫贼	侠女杀恶弟	(617)

第四十章	双刀初会	聚首二龙山·····	(636)
第四十一章	风雨柔情	仗剑除残暴·····	(655)
第四十二章	多行不义	黄面狼卖国·····	(670)
第四十三章	别墅疗伤	无端起烽烟·····	(685)
第四十四章	绝顶逢弟	情侣陷迷宫·····	(703)
第四十五章	终尝夙愿	侠女报深仇·····	(720)

第一章

仗义行侠 青龙乍显世

农历八月独流河两岸的树木、田野已慢慢地显露出片片黄色；一眼望不到边的河水已渐渐地退去，裸露着的宽宽沙岸簇拥着黄绿相间的蒿草，将这水浪般的沙滩点缀得好像老人脸上的斑点；那沙砾中的自然铜在艳阳的斜照之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清澈的河水悠然自得地向着海河慢腾腾地流去……

大自然的一切显得是那样地沉静。

突然，在离河岸大堤不远处传来一声令人心碎的少女的惨叫声，划破了这万籁俱寂的世界……

在一片苍绿的松林中的车道旁，一颗轿车夫的头在黄沙地上滚动着，那双眼睛似乎还在眨动，一张嘴大张着。车夫的头最后啃了一口黄土，铜铃般冒着怒火的眼睛慢慢地凝滞了。

车上的丫环被吓得昏死了过去，一位妖艳的少妇被一个蒙面黑衣人挟在了腋下，向一间看坟的小屋飞奔而去。

这小屋被松枝遮盖着，只有一个板门和不大的窗户，大概看坟的人不常在，白色的窗棂纸早已是千疮百孔，屋里是黑洞洞的一片。

小屋旁的松枝上拴着黄膘马的丝缰，这马似乎闻到了少妇的脂粉香气，突然打起一阵响鼻儿。

这时的黑衣人被一股难以名状的欲火刺激着，猛地冲进小屋，将少妇放在了土炕之上，看着她那娇艳的面庞，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他终于摘下了面罩，露出一张腊黄的脸。他的小脑袋活像一头蒜，黄眉黄须，黄眼睛，一头如草的黄发，头顶盘着猪尾巴般的小黄辫子，呲着黄牙，像只恶狼似地扑向猎物。

那少妇虽被点了穴，动弹不得，可心里却什么都明白，此刻，她两眼放射着怒火，恐惧、羞辱和愤恨扭曲了那张美丽的脸，当那张喷着臭气的哈蟆嘴贴近她的脸时，当一个陌生的肉体压在她身上时，她无奈地合上双眼，只得听从命运的摆布……

就在这时，一只铁蒺藜带着呼啸之声，从小窗外飞进，这黑衣人若不是耳听八方轻功好，打在太阳穴上，必是九死一生。他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右手提刀，左手扯起那少妇一件衣服，向屋外一抛，随之跳出门外，定睛一瞧，几丈开外有匹白马，马上端坐着一位白衣女郎。

这女子二十多岁，白绢帕罩头，白色斗篷，白衣白裤，马镫上一对小巧金莲上镶着一对白色的绒球。不施粉黛，面白

似玉，唇似朱染；一对凤眼圆睁，修长的柳眉倒竖。她手握一把卢镗宝剑，寒光闪闪，夺人贰目。

她催马上前，玉手一指，怒道：“大胆狂徒，青天白日，竟敢截杀人命，奸污良家妇女，真是色胆包天，姑奶奶若不给你放了血，岂能对得起我的姊妹。”

说着她俯身挥剑便刺。

这黑衣人哪里见过这等嫦娥下界般的白衣仙子，他只顾赏心悦目，想入非非；谁知，这宝剑无情，眨眼之间剑锋已到胸前。他急忙闪身，用钢刀往外一磕，哪里知道，就听呛啷一声，这刀尖已经落地，手里提着的青钢刀竟变成一把铲子了。黑衣人如大梦初醒，心中暗道：“莫非我倒霉，遇上了山大王，鬼见愁的‘赛红娘’”。

想到此，他黄眉一皱，一个“旱地拔葱”跳将起来，如燕子一般荡在树杈上，在空中已从囊中取出消魂香，直向那白衣女子的面门打去。

这女子虽然年轻，可在江湖之上也闯荡了十几年，她岂能不知这小粉袋的厉害。

这粉袋内装迷魂药，打出之后一着硬物，便爆破生烟，人一闻到这股香气，便立刻倒地，动弹不得。

她急忙一个“镫里藏身”，躲过消魂袋，一股香气从马后散发出来。

她急忙拍马奔向上风头，远远地避开了香气。就在这时，那黑衣人早已跳到黄膘马前，砍断缰绳，飞身上马，一扯马头，一刀背拍下，黄膘马腾空而起跃出松林，直奔大堤飞驰而去。

百里长堤，两匹骏马如两支飞箭，踏起了两朵黄云。在林间、树影中飞腾着。

跑在前面的黄膘马上的黑衣人已是黄沙遮面，成了土人。他右手握刀，双腿紧夹着马肚子，频频回头，左手不停地挥动着马鞭，活像逃命的兔子在拚命狂奔。

那跑在后面的白雪马正穷追不舍，马上白衣女郎的白色斗篷、白色飘带飘飘扬扬，好似飞蝶的翅膀；那白色绸衣裤被风一吹，紧紧裹住她的腰身，更显出她那娇美的英姿。

她手中挥动的宝剑闪烁着耀眼的寒光，真是威风凛凛。

眼看这女郎的马头就要追上前面的马尾了，黑衣人恐遭暗算，急忙圈马回头，抡起半截青钢刀，小肚子一贴马鞍鞍，直向白衣女郎杀来。

他哪里知道，当两个马头相距不到一丈之时，忽见那女子左手轻轻一扬，三枚铁蒺藜分别向黑衣人的眉心与两肋打来。那黑衣人马正往前冲，想来个“铁板桥”躲过铁蒺藜已是不及，他只得在马上拧身、挥刀，哪知磕去两枚，另一枚却打中他手腕子上的内关穴上，疼得他一哆嗦，钢刀失手落地。他拨马丢头便逃，未及两步，只觉肩头一冷，便是抽筋割肠一般痛疼，翻身落马。

只见那白衣女郎一撇嘴，心中骂道：“色狼，姑奶奶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拾了你这畜性！”

那白雪马没跑两步，地上的黑衣人就发出撕肝裂胆的嚎叫。女郎听到这惨叫之声倒开怀大笑起来：“松蛋包，你刚才的那股子兽性呢？”她左手拉紧缰绳，马跃两步，俯身一剑，

直向那黑衣人的后心刺去。

趴在地上的黑衣人把眼一闭，暗道：“没想到我汪七，竟死在这样一个骄横的女人手里！也算是报应。”

他正在垂头待毙之时，就听“当啷——”一声刺耳的轰响，那切金断玉的卢镗宝剑忽被一把寒气灼灼的青龙宝刀架住！

那白衣女郎不由一震，心中暗暗称道：“好刀，好刀！”忙抬头一瞧，一位彪形大汉正在跨马横刀。

只见他一张大铜色脸膛儿，剑眉朗目，鼻直口方，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蓝布大袄，膀阔腰圆，腰间系着一条蓝色大带，下身穿着蓝色兜裆滚裤，足蹬鹰嘴大洒鞋。坐下一匹红鬃马。他肋下那只金沙鱼皮鞘镶着锃光闪亮的大云子铜活，真好像秦琼在世，尉迟公再生，好不威风！

这女郎忙将宝剑抽回，勒马问道：“哪路英雄，竟然在此多事？”

那彪形大汉也抽刀抱腕，面露轻笑：“小姐，不知为何竟然在这独流河边追杀人命？”

那女郎闻听，不由得凤眼冒火，柳眉立起，朱唇紧咬，厉声喝道：“你这人好不通人性，竟敢来包庇这罪该千刀万剐的色魔，是何道理？”

大汉听罢，哈哈大笑：“你这姑娘怎么出口不逊。俺岂能容你轻易杀人！”

白衣女郎冷冷一笑：“姑奶奶只要想定要杀的人，还没有能活着的。你既然要拔刀相助，也休怪你家姑姑无理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她话音未落，寒光一闪，马移剑

到，剑锋直刺那大汉的咽喉。那大汉急忙扭身，避开剑光，圈马喝道：“姑娘，你休得无理，有话有理慢慢说来。”

“对你这号良善不分，善恶不辨的人不给点颜色，料你也不知姑奶奶的脾气！”说着又催马挥剑直刺那大汉的两肋。

那大汉急忙带马闪身，让过这一剑之后喝道：“姑娘，你若再无礼，则休怪俺这宝刀无情了！”

这话声刚落，只见那白衣女郎又将坐下马圈过，两匹马一错镫，那剑锋已是“立劈华山”，向大汉肩头刺来。大汉忙又闪身分开来剑，贰马错行，刚一圈过马头，白衣女郎忽见那大汉一个“单臂倒立”，已是翻身跳于马侧。这女郎也不示弱，右手一按马鞍鞍上的铁过梁，也飞身跃到马头的一旁，喝道：“姑奶奶自出世以来，还没遇上几个敌手。”

那大汉一见这女子似蝴蝶一般从马上轻轻飘下，不由暗自称赞道：“这小女子身手不凡，倒得领教一二。”于是他“伸掌藏刀”，“小封门”站好，等待着对方的进攻。

那女子看罢，鼻子吭了一声，一个“八步赶蟾”，飞身一剑，只见这一男一女，剑走刀迎，闪、展、腾、挪、砍、劈、刺、挑，战在了一处。那男子好似猛虎下山；那女子好像百蝶戏花；只见那刀光剑影上下飞舞、左右盘旋，直把坐在地上的黑衣人看得是目瞪口呆，心里说：“我跟他俩谁打，也是白给。老实在这儿瞧着吧，八成还是这大汉得胜。”

七十余回合过后，那女郎渐觉体力不支，不由得暗自钦佩这男子的刀术：“真是进退有方，分解有术，好不纯熟的六合刀法！步战不成，还是用马战取胜。”想罢，她一个“夜叉探海”，剑指那大汉的小腹。大汉忙“推窗望月”，将剑拨开；

那女子趁势以剑尖点地，一个“燕子穿云”一下飞起两丈多高，像一团柳絮，身子飘落到树杈上，借着树枝弹力，一个“平步青云”，已飞身七丈开外，正落在她的白雪马背上，急忙从百宝囊中取出三枚铁珠子，金莲一磕马肚子，那白雪马便向大汉冲来。

那大汉不慌不忙，只是手握宝刀，“小封门”站好，作壁上观。

说时迟，那时快，那白雪马好似银箭飞来，俟不到一丈之地，倏见那女子左手一扬，那三枚铁珠子朝着大汉的下关、天枢、阴市三穴打来。那大汉急忙缩身抽刀，只听“当”地一声，一颗铁珠子打在刀背上，另两枚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还未等他起身，那宝剑的锋尖已近肩胛，这三珠一剑，若是遇到他人，不死即残，可今天遇到的却是威震江湖的“紫面昆仑侠”。只见那大汉身轻如猫，倏地躲过这剑之后，一个“单手扯旗”，刀尖直刺那女子的右肋。她抽剑稍慢了一点，不仅衣服被挑破，前胸还被划了一个口子，玉峰突出，好似白面馒头上打了一个红点，直羞得那白衣女子粉面通红，再也无心恋战，放马而去。

这大汉见状甚觉不安，望着飞驰而去的白衣女郎不住地摇头，自觉歉疚不安。

之后，他慢慢将宝刀入鞘，才转身走到黑衣人跟前。那黑衣人一抬屁股便跪在这大汉面前，连连作揖道：“恩公在上，您的救命之恩，小可汪七，汪武德没齿不忘。下辈子变牛做马也一定报答您的再生之德！”

这大汉看着自称汪七的那可怜样不觉好笑，但见他手腕

子和肩头还不住地淌着血，便急忙来到马前，从褥套中取出个小葫芦，返身回转到汪七跟前，打开盖子，给他往伤处倒了金疮粉，扯了块布给他包好伤口。然后又在他肩关、曲池、合谷穴上逐次推拿一番。这汪七顿觉浑身轻爽，力量倍增，伤势锐减，不由心中暗道：“我还遇上了神医！”

那大汉轻轻拍着汪七的肩头道：“汪贤弟，我辈都是江湖上的朋友，岂能见死不救？只是以后休说这没骨气的话，让朋友知道了耻笑。”说完，他一抱拳，飞身上马：“后会有期！”他刚一扬鞭，汪七急忙拦在马头，抬头道：“恩公，尚无留下尊姓大名，让小的日后如何企报？”

他下意识地一眼看到这大汉肋下金沙鱼皮鞘的宝刀，暗想：“俺若有了这宝刀，还怕那白衣女子？说不定若得了手，还将那小女子消受一番呢！”

“啊，在下刘伯风，开封人氏。”大汉坦诚地说道。

“刘仁兄，小弟这厢有礼了。”说着深深地一揖，心里说道：“他莫非就是威震江湖的紫面昆仑侠？”

“刘仁兄，您这是打算到哪儿去？”

“去前面看个朋友。”

汪七黄眼珠子一转，似有机密一般，轻声说道：“听说，昨天静海大清兵已和长毛的小股先锋军打了起来，血流成河呀！”

刘伯风闻言不由心中一震，问道：“当真？”

“那还假得了，这些长毛贼，刀枪不入，自南向北，势如破竹，连下几十个城镇，大清兵闻风丧胆，连纳尔经额大督督的麾下都连连败退，京畿震恐。”江七神秘地说着，不住地

打量着刘伯风的表情。

“若是这般，朋友是不能看了。到哪里去呢？”刘伯风有些失望，自言自语道。

“仁兄，这兵荒马乱的，倒不如先下卫，等几天再说，若是静海平稳了再去不迟。”汪七献计似地说着，将自己的黄膘马牵了过来。

刘伯风若有所思，沉吟瞬息，便道：“也罢，就到天津卫看一看风势再说。”

汪七急忙说道：“小弟也下卫。”

“那就同路吧。”

两匹马沿着河岸缓缓而行。

汪七对刘伯风不问他为何与白衣女郎相战，反而孤疑起来。这汪七本是个小人，他哪里知道君子不言人私的道理。

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倒是刘伯风先开口问道：“汪贤弟，你排行老七？”

汪七闻听不由一惊：“他怎么知道？这姓刘的知道我的底，故意在这河岸上作套儿？我汪某是得罪了江湖朋友，供了绿林好汉，若等绝密的事情不会有人知道。”他稳定下自己的情绪，挺了挺劳顿不堪的腰板，反问道：“仁兄怎么知道？”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噢——你瞧我这记性，真是属耗子的——抬爪儿就忘。”

“你何处发财？”

“小弟在通州永胜镖局走镖，江湖人称黄面狼，即是小可。”

“那神刀张，你可认得？”

“他是镖师，小可的大师兄。”这汪七此刻略有得意之态，赶忙答道。

刘伯风闻听哈哈一笑：“汪老弟，这真是巧遇，那神刀张是我十年前的磕头弟兄，这几年他混得不错？”

“敢情，敢情。”汪七说着心里真的犯起嘀咕：“这神刀张自打与捻子龚瞎子联手被胜大人侦知，砍了头，我差点被牵连进去。这事儿除了胜大师与赵府台，可没有人知晓。今个这事儿可真的有点蹊跷？别他娘的遭了暗算！”

“汪老弟，这神刀张可仗义，讲朋友！”

“敢情，我们兄弟胜过手足。”汪七此刻好像动了真情，陷入了沉沉的回忆之中。

原来这汪七与神刀张都是直隶宁河东堤头人氏。那神刀张靠着祖传八极门的技艺，一把十三斤重的鬼头大刀走南闯北，广交天下豪杰，自打受聘于京东通州府永胜镖局总镖头之后，又结交了不少富商巨贾，府吏行走，名声大振。

汪七在村里本是个二流子，因奸伤人，怕人报复，便投了神刀张。神刀张对本村乡亲自然要厚待，虽知这小子酒色财气都好，只是平日严加约束。在“喊趟子”之余不断教他些拳棒刀法。汪七本是机灵人，一教便会，初时也肯下些功夫，不过几年，那“八极刀”也练得见了功夫。故而从“喊趟子”也就变为押镖的汪镖头。这小子地位一变，倒专事钻营起来。欲话说，“一京，二卫，三通州，”在那天子脚下的地方正是个花山酒海的天地，钱就显得格外重要起来。有一回为恰和斗店老板二百两银子的赏钱他便下了跪，拿了银子